

國畫的前途

朱一雄

唐人的畫，多作唐代社會的真實寫照，宋人的畫，多了些粉渲色染，花鳥小品。這種轉變，正如唐詩和宋詞的轉變一樣，沒有西洋畫風轉變的那樣劇烈。

以西洋畫史來說：荷蘭，西班牙，英國相繼稱雄海上，以東西貿易奠定了西洋各國富強的初基。那時的畫家，幾乎全是在世俗畫上打轉，而肖像畫最爲出色，內容也泰半是王公貴族。及至工業革命而後，社會上平民階級抬頭，當時的畫家傾向自然。法國革命更帶來了印象主義。富有的工商階級，最喜愛的是山水，裸女，花果靜物，清新明麗，揭開了現代畫派的序幕。

唐代的畫，正好和荷蘭，西班牙的畫相比。而宋人的花鳥小品，正是印象派的作品——此處只談風格不指技巧。——只有元明以來的文人畫，在西洋畫史上，沒有適當可比的宗派。

元明的畫家，爲什麼走文人畫這條路呢？大概說來，是當時政治的壓力促成的。八大山人的八大，原因是八大兩字似哭又似笑。他不願意做亡國奴，但又不能慷慨赴義以死，所以「哭笑不得」。文人畫中的殘山剩水，正是寄慨遺興的好題材。而竹稱君子，菊是隱者；松的孤傲，梅的脫俗，以及空谷幽蘭的流芳等，都是「德性之美」的表徵，並非客觀現實的欣賞。所以，那時的人「寫意」而不寫實。

因爲不寫實，所以在那秋林漠漠，一片淒涼的夕照下的殘山剩水之間，決不會有一個身穿胡服的異族將軍出現。這種無形的抗議，力量是可驚的。試看薩都剌和納蘭性德在中國文學上的成就，就可領略到漢族文化潛力的深厚遠大了。

因爲不寫實，文人畫家正好找到了一個「退隱」之地。如果走出這個窠，便是六根未淨。大家也怕在外面招到一身腥羶之氣。蜷曲了身子，大家在裡面，相安無事。自此以後，繪事不過臨摹，仿古就是美術上最高的理想事業，此風一開，國畫之所以叫國畫，就「蓋棺」而定了論。

國畫因爲保守而自限，的確是一件可悲的事。清代有了郎世寧等的「洋畫法」，可是，被以「雅」爲命的人，嗤之以「俗」，終於不能有所發展。

西畫的正式傳入中國，只有最近數十年的歷史。其傳入也，原封未動，完全是巴黎式的。於是乎各種宗派都到了中國。西畫必須「模特兒」。巴黎美術學校的翻版，中國人自己辦的美專就爲了雇用裸體的女子作模特

兒被輿論詆毀到一場胡塗。可是，事過境遷，開通的大人先生們必竟多了，於是目前的趨勢是：中國人的畫，判然分爲兩種，一種是中國人畫的畫，一種是中國人畫的西洋畫。這裡面的奧妙，正好像中醫、西醫之平分天下一般無二。

一般人要時髦，當然取洋畫；而說到要「高雅」，則仍非保存國故不可。把國畫裝配玻璃鏡框的，年來已比比皆是，而把洋畫作在絹上，裝裱成軸，怕一個也沒有。我中華民族抗拒外力的澈底，在某些事物上，是各有等差的。而且，國畫雖可裝在玻璃鏡中，但外觀必須仍其本色。至於山水畫中，既無洋裝革履的詩人，也無瞬息千里的「民航機」和「長途汽車」，這是國畫本質上的必然。

有不少美術家，對洋畫有了相當修養而才出國。他們在國外，以賣中國畫換取西洋人的「賞鑑」。到了衣錦榮歸，回到故土，又以「印象派」「未來派」向國人賣弄玄虛。事實上，他們的國畫，只可以騙騙外國人。然而，有不少今天在世界畫壇十分出名的中國人，他們對洋畫的確有深切的造詣。他們沾了一點身為中國人的光，把國畫的神奇，有意無意的洩漏了一些，便一下子名噪宇內。

這一事實，是值得我們深思的。再者，今天世界美術的陣營裡，有一件極重要的事實，足令每一個中國畫家儼然省悟。

荷蘭大畫家梵高，他在藝術上的成就極高，而影響他最大的人，是一位日本留法的美術學生。他因爲這位日本朋友的介紹，醉心於中國藝術，直到去世。他在他致家人的信中，提到他夢寐難忘的事，便是如何用一枝毛筆，來「寫」出那樣深刻有力，多情而嫵媚的「美」，像一個中國畫家一樣！所有的現代派畫家，幾乎沒有例外的，崇拜中國畫。他們把我們國畫的畫理，全盤抄了過去，經過多少畫家的勇敢嘗試，終於奠定了他們今天現代畫派的畫理，比如構圖佈局的方法，比如單色水墨的特殊風格，比如心理因素的注重——中國畫家的「氣韻」之說等，都成了他們的瑰寶。

日本畫脫胎於國畫。越南，緬甸，朝鮮人至今仍用中國古法作純中國風的「國畫」。根據報載，在美國跟中國畫家學習中國畫的外籍人士，已經多不勝數！可是，中國人今天自己所作的畫，究竟怎樣？將要因爲外國人的推崇而依然固步自封，還是覺得國畫已經落伍而「全盤西化」？它的前程究應如何？這問題，正有待我們自己去解答了啊！